

第五十回

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

话说仲孙遂同叔孙得臣二人如齐拜贺新君，且谢会葬之情。行礼已毕，齐惠公赐宴，因问及鲁国新君：“何以名恶？世间嘉名颇多，何偏用此不美之字？”仲遂对曰：“先寡君初生此子，使太史占之，言：‘当恶死，不得享国。’故先寡君名之曰恶，欲以厌之。然此子非先寡君所爱也。所爱者长子名倭，为人贤孝，能敬礼大臣，国人皆思奉之为君，但压于嫡耳。”惠公曰：“古来亦有‘立子以长’之义，况所爱乎？”叔孙得臣曰：“鲁国故事，立子以嫡，无嫡方立长。先寡君狃于常礼，置倭而立恶，国人皆不顺焉。上国若有意为鲁改立贤君，愿结婚姻之好，专事上国，岁时朝聘，不敢有阙。”惠公大悦曰：“大夫能主持于内，寡人惟命是从，岂敢有违？”仲遂、叔孙得臣请歃血立誓，因设婚约。惠公许之。

遂等既返，谓季孙行父曰：“方今晋业已替，齐将复强，彼欲以嫡女室公子倭，此厚援不可失也。”行父曰：“嗣君，齐侯之甥也。齐侯有女，何不室嗣君，而乃归之公子乎？”仲遂曰：“齐侯闻公子倭之贤，立心与倭交欢，愿为甥舅。若夫人姜氏，乃昭公之女，桓公诸子，相攻如仇敌，故四世皆以弟代兄，彼不有其兄，何有于甥？”行父嘿然，归而叹曰：“东门氏将有他志矣！”仲遂家住东门，故呼为东门氏。行父密告于叔仲彭生，彭生曰：“大位已定，谁敢贰心耶？”殊不以为意。

仲遂与敬嬴私自定计，伏勇士于厩中，使圉人伪报：“马生驹甚良！”敬嬴使公子倭同恶与视，往厩看驹毛色，勇士突起，以木棍击恶杀之，并杀视。仲遂曰：“太傅彭生尚在，此人不除，事犹未了。”乃使内侍假传嗣君有命，召叔仲彭生入宫。彭生将行，其家臣公冉务人，素知仲遂结交宫禁之事，疑其有诈，止之曰：“太傅勿入，入必死。”彭生曰：“有君命，虽死其可逃乎？”公

冉务人曰：“果君命，则太傅不死矣，若非君命而死，死之何名？”彭生不听，务人牵其袂而泣。彭生绝袂登车，径造宫中，问：“嗣君何在？”内侍诡对曰：“内厩马生驹，在彼阅之。”即引彭生往厩所，勇士复攒击杀之，埋其尸于马粪之中。敬嬴使人告姜氏曰：“君与公子视，被劣马蹠啮，俱死矣。”姜氏大哭，往厩视之，则二尸俱已移出于宫门之外。

季孙行父闻恶、视之死，心知仲遂所为，不敢明言，私谓仲遂曰：“子作事太毒，吾不忍闻也。”仲遂曰：“此嬴氏夫人所为，与某无与。”行父曰：“晋若来讨，何以待之？”仲遂曰：“齐、宋往事，已可知矣。彼弑其长君，尚不成讨，今二孺子死，又何讨焉？”行父抚嗣君之尸，哭之不觉失声。仲遂曰：“大臣当议大事，乃效儿女子悲啼何益！”行父乃收泪，叔孙得臣亦至，问其兄彭生何在？仲遂辞以不知。得臣笑曰：“吾兄死为忠臣，是其志也，何必讳哉？”仲遂乃私告以尸处，且曰：“今日之事，立君为急。公子倭贤而且长，宜嗣大位。”百官莫不唯唯，乃奉公子倭为君，是为宣公，百官朝贺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外权内宠私谋合，无罪嗣君一旦休。

可笑模棱季文子，三思不复有良谋。

得臣掘马粪，出彭生之尸而殓之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嫡夫人姜氏，闻二子俱被杀，仲遂扶公子倭为君，捶胸大哭，绝而复苏者几次。仲遂又献媚于宣公，引“母以子贵”之文，尊敬嬴为夫人，百官致贺。姜夫人不安于宫，日夜啼哭，命左右收拾车仗，为归齐之计。仲遂伪使人留之曰：“新君虽非夫人所出，然夫人嫡母也，孝养自当不缺，奈何向外家寄活乎？”姜氏骂曰：“贼遂！我母子何负于汝，而行此惨毒之事？今乃以虚言留我！鬼神有知，决不汝宥也！”姜氏不与敬嬴相见，一径出了宫门，登车而去。经过大市通衢，放声大哭，叫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二孺子何罪？婢子又何罪？贼遂蔑理丧心，杀嫡立庶！婢子今与国人永辞，不复再至鲁国矣！”路人闻者，莫不哀之，多有泣下者。是日，鲁国为之罢市。因称姜氏为哀姜，又以出归于齐，谓之出姜。出姜至齐，与昭公夫人母子相见，各诉其子之冤，抱头而哭。齐惠公恶闻哭声，另筑室以迁其母子。出姜竟终于齐。

却说鲁宣公同母之弟叔矜，为人忠直，见其兄藉仲遂之力，杀弟自立，意甚非之，不往朝贺。宣公使人召之，欲加重用。矜坚辞不往。有友人问其故，矜曰：“吾非恶富贵，但见吾兄，即思吾弟，是以不忍耳！”友人曰：“子既不义其兄，盍适他国乎？”矜曰：“兄未尝绝我，我何敢于绝兄乎？”适宣公使有

司候问，且以粟帛赠之，肸对使者拜辞曰：“肸幸不至冻饿，不敢费公帑。”使者再三致命，肸曰：“俟有缺乏，当来乞取，今决不敢受也。”友人曰：“子不受爵禄，亦足以明志矣。家无余财，稍领馈赠，以给朝夕饔飧之资，未为伤廉。并却之，不已甚乎？”肸笑而不答，友人叹息而去。使者不敢留，回复宣公，宣公曰：“吾弟素贫，不知何以为生？”使人夜伺其所为，方挑灯织屨，俟明早卖之，以治早餐。宣公叹曰：“此子欲学伯夷、叔齐，采首阳之薇耶？吾当成其志可也。”肸至宣公末年方卒。终其身未尝受其兄一寸之丝，一粒之粟，亦终其身未尝言兄之过。史臣有赞云：

贤者叔肸，感时泣血。织屨自贍，于公不屑。顽民耻周，采薇甘绝。

惟叔嗣音，入而不涅。一乳同枝，兄顽弟洁。形彼东门，言之污舌。

鲁人高叔肸之义，称颂不置。成公初年，用其子公孙婴齐为大夫，于是叔孙氏之外，另有叔氏。叔老、叔弓、叔辄、叔鞅、叔诣，皆其后也。此是后话，搁过一边。

再说周匡王五年，为宣公元年。正旦，朝贺方毕，仲遂启奏：“君内主尚虚，臣前与齐侯，原有婚媾之约，事不容缓。”宣公曰：“谁为寡人使齐者？”仲遂对曰：“约出自臣，臣愿独往。”乃使仲遂如齐，请婚纳币。遂于正月至齐，二月迎夫人姜氏以归，因密奏宣公曰：“齐虽为甥舅，将来好恶，未可测也。况国有大故者，必列会盟，方成诸侯。臣曾与齐侯歃血为盟，约以岁时朝聘，不敢有阙，盖预以定位嘱之。君必无恤重赂，请齐为会。若彼受赂而许会，因恭谨以事之，则两国相亲，有唇齿之固，君位安于泰山矣。”宣公然其言，随遣季孙行父往齐谢婚，致词曰：

寡君赖君之灵宠，备守宗庙，恐恐焉，惧不得列于诸侯，以为君羞。

君若惠顾寡君，赐以会好，所有不腆济西之田，晋文公所以赋先君者，愿效贄于上国，惟君辱收之。

齐惠公大悦，乃约鲁君以夏五月，会于平州之地。

至期，鲁宣公先往，齐侯继至，先叙甥舅之情，再行两君相见之礼。仲遂捧济西土田之籍以进，齐侯并不推辞。事毕，宣公辞齐侯回鲁，仲遂曰：“吾今日始安枕而卧矣。”自此，鲁或朝或聘，君臣如齐，殆无虚日，无令不从，无役不共。至齐惠公晚年，感鲁侯承顺之意，仍以济西田还之，此是后话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楚庄王旅即位三年，不出号令，日事田猎。及在宫中，惟日夜与妇人饮酒为乐。悬令于朝门曰：“有敢谏者，死无赦！”大夫申无畏入

谒，庄王右抱郑姬，左抱蔡女，踞坐于钟鼓之间，问曰：“大夫之来，欲饮酒乎？闻乐乎？抑有所欲言也？”申无畏曰：“臣非饮酒听乐也。适臣行于郊，有以隐语进臣者，臣不能解，愿闻之于大王。”庄王曰：“噫！是何隐语，而大夫不能解，盍为寡人言之！”申无畏曰：“有大鸟，身被五色，止于楚之高阜三年矣。不见其飞，不闻其鸣，不知此何鸟也？”庄王知其讽己，笑曰：“寡人知之矣！是非凡鸟也。三年不飞，飞必冲天，三年不鸣，鸣必惊人，子其俟之。”申无畏再拜而退。

居数日，庄王淫乐如故。大夫苏从请间见庄王，至而大哭。庄王曰：“苏子何哀之甚也？”苏从对曰：“臣哭夫身死而楚国之将亡也！”庄王曰：“子何为而死？楚国又何为而亡乎？”苏从曰：“臣欲进谏于王，王不听，必杀臣，臣死而楚国更无谏者。恣王之意，以堕楚政，楚之亡可立而待矣。”庄王勃然变色曰：“寡人有令：‘敢谏者死。’明知谏之必死，而又欲入犯寡人，不亦愚乎？”苏从曰：“臣之愚，不及王之愚之甚也！”庄王益怒曰：“寡人胡以愚甚？”苏从曰：“大王居万乘之尊，享千里之税，士马精强，诸侯畏服，四时贡献，不绝于庭，此万世之利也。今荒于酒色，溺于音乐，不理朝政，不亲贤才，大国攻于外，小国叛于内，乐在目前，患在日后。夫以一时之乐，而弃万世之利，非甚愚而何？臣之愚，不过杀身，然大王杀臣，后世将呼臣为忠臣，与龙逢、比干并肩，臣不愚也。君之愚，乃至求为匹夫而不可得。臣言毕于此矣。请借大王之佩剑，臣当刎颈王前，以信大王之令！”庄王幡然起立曰：“大夫休矣！大夫之言，忠言也，寡人听子。”乃绝钟鼓之悬，屏郑姬，疏蔡女，立樊姬为夫人，使主宫政。曰：“寡人好猎，樊姬谏我不从，遂不食鸟兽之肉，此吾贤内助也。”任蒯贾、潘尪、屈荡，以分令尹斗越椒之权。早朝宴罢，发号施令。令郑公子归生伐宋，战于大棘，获宋右师华元；命蒯贾救郑，与晋师战于北林，获晋将解扬以归，逾年放还。自是楚势日强，庄王遂侈然有争伯中原之志。

却说晋上卿赵盾，因楚日强横，欲结好于秦以拒楚。赵穿献谋曰：“秦有属国曰崇，附秦最久，诚得偏师以侵崇国，秦必来救，因与讲和，如此，则我占上风矣。”赵盾从之。乃言于灵公，出车三百乘，遣赵穿为将，侵崇。赵朔曰：“秦、晋之仇深矣，又侵其属国，秦必益怒，焉肯与我议和？”赵盾曰：“吾已许之矣。”朔复言于韩厥，厥微微冷笑，附朔耳言曰：“尊公此举，欲树穿以固赵宗，非为和秦也。”赵朔嘿然而退。秦闻晋侵崇，竟不来救，兴兵伐晋，围焦。赵穿还兵救焦，秦师始退。穿自此始与兵政。舆骈病卒，穿遂代

之。

是时晋灵公年长，荒淫暴虐，厚敛于民，广兴土木，好为游戏，宠任一位大夫，名屠岸贾，乃屠击之子，屠岸夷之孙。岸贾阿谀取悦，言无不纳。命岸贾于绛州城内，起一座花园，遍求奇花异草，种植其中，惟桃花最盛，春间开放，烂如锦绣，名曰桃园。园中筑起三层高台，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，画栋雕梁，丹楹刻桷，四围朱栏曲槛，凭栏四望，市井俱在目前。灵公览而乐之，不时登临，或张弓弹鸟，与岸贾赌赛饮酒取乐。一日，召优人呈百戏于台上，园外百姓聚观，灵公谓岸贾曰：“弹鸟何如弹人？寡人与卿试之，中目者为胜，中肩臂者免，不中者以大斗罚之。”灵公弹右，岸贾弹左。台上高叫一声：“看弹！”弓如月满，弹似流星，人丛中一人弹去了半只耳朵，一个弹中了左胛，吓得众百姓每乱惊乱逃，乱嚷乱挤，齐叫道：“弹又来了！”灵公大怒，索性教左右会放弹的，一齐都放。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去，百姓躲避不迭，也有破头的，伤额的，弹出眼乌珠的，打落门牙的，啼哭号呼之声，耳不忍闻。又有唤爹的，叫娘的，抱头鼠窜的，推挤跌倒的，仓忙奔避之状，目不忍见。灵公在台望见，投弓于地，呵呵大笑，谓岸贾曰：“寡人登台，游玩数遍，无如今日之乐也！”自此百姓每望见台上有人，便不敢在桃园前行走，市中为之谚云：“莫看台，飞丸来。出门笑且忻，归家哭且哀！”又有周人所进猛犬，名曰灵獒，身高三尺，色如红炭，能解人意。左右有过，灵公即呼獒使噬之，獒起立啗其颡，不死不已。有一奴，专饲此犬，每日啖以羊肉数斤，犬亦听其指使，其人名獒奴，使食中大夫之俸。灵公废了外朝，命诸大夫皆朝于内寝，每视朝或出游，则獒奴以细链牵犬，侍于左右，见者无不悚然。其时列国离心，万民嗟怨，赵盾等屡屡进谏，劝灵公礼贤远佞，勤政亲民，灵公如填充耳，全然不听，反有疑忌之意。

忽一日，灵公朝罢，诸大夫皆散，惟赵盾与士会尚在寝门，商议国家之事，互相怨叹。只见有二内侍抬一竹笼，自闺而出。赵盾曰：“宫中安有竹笼出外？此必有故。”遥呼：“来，来！”内侍只低头不应。盾问曰：“竹笼中所置何物？”内侍曰：“尔相国也，欲看时可自来看，我不敢言。”盾心中愈疑，邀士会同往察之，但见人手一只，微露笼外。二位大夫拉住竹笼细看，乃支解过的一个死人。赵盾大惊，问其来历，内侍还不肯说。盾曰：“汝再不言，吾先斩汝矣！”内侍方才告诉道：“此人乃宰夫也。主公命煮熊蹯，急欲下酒，催促数次，宰夫只得献上。主公尝之，嫌其未熟，以铜斗击杀之，又砍为数段，命我等弃于野外，立限时刻回报，迟则获罪矣。”赵盾乃放内侍依旧扛抬

而去。盾谓士会曰：“主上无道，视人命如草菅。国家危亡，只在旦夕，我与子同往苦谏一番，何如？”士会曰：“我二人谏而不从，更无继者。会请先入谏，若不听，子当继之。”时灵公尚在中堂，士会直入，灵公望见，知其必有谏诤之言，乃迎而谓曰：“大夫勿言，寡人已知过矣，今当改之！”士会稽首对曰：“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社稷之福也，臣等不胜欣幸！”言毕而退，述于赵盾。盾曰：“主公若果悔过，旦晚必有施行。”

至次日，灵公免朝，命驾车往桃园游玩，赵盾曰：“主公如此举动，岂象改过之人？吾今日不得不言矣！”乃先往桃园门外，候灵公至，上前参谒。灵公讶曰：“寡人未尝召卿，卿何以至此？”赵盾稽首再拜，口称：“死罪！微臣有言启奏，望主公宽容采纳！臣闻：‘有道之君，以乐乐人，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’夫宫室嬖幸，田猎游乐，一身之乐止此矣，未有以杀人为乐者。今主公纵犬噬人，放弹打人，又以小过支解膳夫，此有道之君所不为也，而主公为之。人命至重，滥杀如此，百姓内叛，诸侯外离，桀、纣灭亡之祸，将及君身！臣今日不言，更无人言矣。臣不忍坐视君国之危亡，故敢直言无隐。乞主公回辇入朝，改革前非，毋荒游，毋嗜杀。使晋国危而复安，臣虽死不恨！”灵公大惭，以袖掩面曰：“卿且退，容寡人只今日游玩，下次当依卿言。”赵盾身蔽园门，不放灵公进去。屠岸贾在旁言曰：“相国进谏，虽是好意，然车驾既已至此，岂可空回，被人耻笑？相国暂请方便，如有政事，俟主公明日早朝，于朝堂议之，何如？”灵公接口曰：“明日早朝，当召卿也。”赵盾不得已，将身闪开，放灵公进园，瞋目视岸贾曰：“亡国败家，皆由此辈！”恨恨不已。

岸贾侍灵公游戏，正在欢笑之际，岸贾忽然叹曰：“此乐不可再矣！”灵公问曰：“大夫何发此叹？”岸贾曰：“赵相国明早必然又来聒絮，岂容主公复出耶？”灵公忿然作色曰：“自古臣制于君，不闻君制于臣。此老在，甚不便于寡人，何计可以除之？”岸贾曰：“臣有客钅麀者，家贫，臣常周给之，感臣之惠，愿效死力。若使行刺于相国，主公任意行乐，又何患哉？”灵公曰：“此事若成，卿功非小！”

是夜，岸贾密召钅麀，赐以酒食，告以：“赵盾专权欺主，今奉晋侯之命，使汝往刺。汝可伏于赵相国之门，俟其五鼓赴朝刺杀，不可误事。”钅麀领命而行，扎缚停当，带了雪花般匕首，潜伏赵府左右。闻谯鼓已交五更，便趑到赵府门首，见重门洞开，乘车已驾于门外，望见堂上灯光影影。钅麀乘间趑进中门，躲在暗处，仔细观看，堂上有一位官员，朝衣朝冠，垂绅正笏，端

然而坐。此位官员正是相国赵盾，因欲趋朝，天色尚早，坐以待旦。鉏麇大惊，退出门外，叹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！贼杀民主，则为不忠；受君命而弃之，则为不信，不忠不信，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！”乃呼于门曰：“我鉏麇也，宁违君命，不忍杀忠臣，我今自杀！恐有后来者，相国谨防之！”言罢，望著门前一株大槐，一头触去，脑浆迸裂而死。史臣有赞云：

壮哉 鉏麇，刺客之魁！闻义能徙，视死如归。报屠存赵，身灭名垂，槐阴所在，生气依依！

此时惊动了守门人役，将鉏麇如此恁般，报知赵盾。盾之车右提弥明曰：“相国今日不可入朝，恐有他变。”赵盾曰：“主公许我早朝，我若不往，是无礼也。死生有命，吾何虑哉？”吩咐家人，暂将鉏麇浅埋于槐树之侧。赵盾登车入朝，随班行礼。灵公见赵盾不死，问屠岸贾以鉏麇之事，岸贾答曰：“鉏麇去而不返，有人说道触槐而死，不知何故。”灵公曰：“此计不成，奈何？”岸贾奏曰：“臣尚有一计，可杀赵盾，万无一失。”灵公曰：“卿有何计？”岸贾曰：“主公来日，召赵盾饮于宫中，先伏甲士于后壁，俟三爵之后，主公可向赵盾索佩剑观看，盾必捧剑呈上，臣从旁喝破：‘赵盾拔剑于君前，欲行不轨，左右可救驾！’甲士齐出，缚而斩之。外人皆谓赵盾自取诛戮，主公可免杀大臣之名，此计如何？”灵公曰：“妙哉，妙哉！可依计而行。”

明日，复视朝，灵公谓赵盾曰：“寡人赖吾子直言，以得亲于群臣，敬治薄享，以劳吾子。”遂命屠岸贾引入宫中。车右提弥明从之，将升阶，岸贾曰：“君宴相国，余人不得登堂。”弥明乃立于堂下。赵盾再拜，就坐于灵公之右，屠岸贾侍于君左。庖人献馔，酒三巡，灵公谓赵盾曰：“寡人闻吾子所佩之剑，盖利剑也，幸解下与寡人观之。”赵盾不知是计，方欲解剑。提弥明在堂下望见，大呼曰：“臣侍君宴，礼不过三爵，何为酒后拔剑于君前耶？”赵盾悟，遂起立。弥明怒气勃勃，直趋上堂，扶盾而下。岸贾呼嬖奴纵灵嬖，令逐紫袍者。嬖疾走如飞，追及盾于宫门之内。弥明力举千钧，双手搏嬖，折其颈，嬖死。灵公怒甚，出壁中伏甲以攻盾，弥明以身蔽盾，教盾急走，弥明留身独战，寡不敌众，遍体被伤，力尽而死。史臣赞云：

君有嬖，臣亦有嬖；君之嬖，不如臣之嬖。君之嬖，能害人；臣之嬖，克保身。呜呼二嬖，吾谁与亲？

话说赵盾亏弥明与甲士格斗，脱身先走。忽有一人狂追及盾，盾惧甚，其人曰：“相国无畏，我来相救，非相害也。”盾问曰：“汝何人？”对曰：“相国不记翳桑之饿人乎？则我灵辄便是。”原来五年之前，赵盾曾往九原山打猎而

回，休于翳桑之下，见有一男子卧地，盾疑为刺客，使人执之。其人饿不能起，问其姓名，曰：“灵辄也。游学于卫三年，今日始归，囊空无所得食，已饿三日矣。”盾怜之，与之饭及脯，辄出一小筐，先藏其半而后食。盾问曰：“汝藏其半何意？”辄对曰：“家有老母，住于西门，小人出外日久，未知母存亡何如？今近不数里，倘幸而母存，愿以大人之馔，充老母之腹。”盾叹曰：“此孝子也！”使尽食其余，别取簞食与肉，置囊中授之，灵辄拜谢而去。今绛州有哺饥坂，因此得名。后灵辄应募为公徒，适在甲士之数，念赵盾昔日之恩，特地上前相救。时从人闻变，俱已逃散，灵辄背负赵盾，趋出朝门。众甲士杀了提弥明，合力来追。恰好赵朔悉起家丁，驾车来迎，扶盾登车，盾急召灵辄欲共载，辄已逃去矣。甲士见赵府人众，不敢追逐。赵盾谓朔曰：“吾不得复顾家矣！此去或翟或秦，寻一托身之处可也。”于是父子同出西门，望西路而进。不知赵宣子出奔何处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